

西府石碑上的

好民风

编者按：

春暖花开，正是踏青赏花、走访村落的好时节。在宝鸡，存留着不少颇有故事的石碑，既有《九成宫醴泉铭碑》《禁采兰草碑》等古代名碑，也有《正庸风碑》《救灾死亡烈士纪念碑》等记述村落民风故事的新旧石碑。这些石碑碑文或讲述村规民约，或纪念一段村庄义举，或记载家族兴衰缘由，读来颇有启发意义。芳菲四月，我们一起走进村落，探寻石碑背后的故事。

天度村石碑 尊文重礼振家业

本报记者 张琼

们在天度村村委会对面看到了肖云儒先生题词的“御史家风苑”。苑内有一块镶嵌在文化墙里的石碑《明处士王公大祖暨配大祖母赵氏合葬墓表》(见左图)，这块清代石碑信息量大，陈述了一段父子同德、兄弟同心、尊文重礼的家风故事。

去年，王宁波发起了挖掘祖碑活动，村里王姓族人在废井边、村民家中、街道、路边等地共计发现古碑36通。其中，有一块《明处士王公大祖暨配大祖母赵氏合葬墓表》，落款时间为“雍正九年岁次辛亥三月三日”。

这块清代石碑说的什么内容？王宁波和父亲王忠蒙对照族谱，对碑文进行了讲解。碑文讲，王家靠农业起家，到七世祖王海这一辈，家中

物资丰盈，但文化之风还没在家族中兴起，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等传统在家庭中还没有形成。王海想聘请老师来教育子孙，又考虑到家中事务也需得力之人来操持。一日，王海抱着年幼的五子王政，对长子王信说：王家世代都是农民，在科举方面没有人才啊，所幸如今你们兄弟几个都已成家立业，你五弟王政天资聪颖有灵气，应该叫他专心苦读诗书，家里的衣食温饱和农事也是大事，你们当哥的尽力承担责任，不要叫五弟分心。这场对话之后，长子王信秉承父志，带领家人勤劳实干，使家道逐步昌盛，连存储粮食的器皿都散发着香味。同时，几位弟弟专心学业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王

政登上了顺天府壬午年考试录取榜单，授河北威县县令。自此后，王家文化风气大兴，每年在学堂上学的人很多，明清时期，王家的举人、进士、大学生不胜枚举，并涌现出王纶等一批手持笏板朝见君王的忠臣。

目前，由于古碑历经风雨侵蚀，不好辨认，天度村王氏村民便将其保护、镶嵌在文化墙内，并将其碑文清晰复制在一块新石碑上，立在了“御史家风苑”内，阅读起来清晰、便利。王宁波说：“我们修建‘御史家风苑’的目的，就是要把这种崇文重礼、兄弟同心、耕读传家的良好家风传承下来，让年轻人知道祖先的历史，从而催生出奋发向上的力量。”



“这个‘御史家风苑’即将建成，到时候，去年挖出来的36通石碑都会陈列在里头。”近日，根据扶风县天度镇天度村人王宁波的介绍，我

三泉村石碑 救护乡亲扬义举

毛丽娜

“这块石碑是为纪念12位村民而立的，每当看到这块碑，就会想起那些舍身救人的乡亲。”4月12日，千阳县水沟镇三泉村党支部书记赵金泉抚摸着这块石碑，向记者讲起77年前9位村民舍己救人、英勇献身的感人故事。

三泉村位于水沟镇两条山梁之间，走进村子，最醒目的是一排排干净整洁的民居，一行行错落有致的绿化苗木，一处处排列整齐的门前花坛，一派新农村的美丽景象。“我们这里发生过感人的故事，最为典型的当数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。”赵金泉说。在他的带领下，笔者来到村委会附近一处绿地，只见一块石碑屹然掩映在绿树丛中，碑阳刻着“救灾死亡烈士纪念碑”九个楷书大字(见右图)，落款为“公元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刻”，左侧刻着12个人的名字。碑阴刻着1945年1月20日晚三泉村三组赵计娃家窑洞坍塌事件发生的过程和立碑的缘由。

“父亲经常对我说起当年在沟西救人的故事，每当他回忆起那件往事，我都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悲痛和感动。”村民赵双善说，那一夜，大多数村民早已休息，村中很是寂静。

突然，从沟西传来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赵双善的父亲赵喜存闻声抓起一件衣服向外跑去，他听到有人喊：“窑塌了！”“快救人！”于是迅速向西跑去。这时，许多村民拿着锄头、铁锨冲出家门，向坍塌的土窑跑去。

到跟前赵喜存才发现，是村民赵计娃家的土窑塌了，窑洞里有其儿子赵文功、弟弟赵碎喜和雇工茹金洲3人被埋。赵喜存跟大家一起翻过土堆，钻进窑里救人。那时没有电灯，前来相救的村民都打着火把，大家迅速刨土，抢救被埋者。

不幸的是，窑洞再次坍塌。赵喜存冲出来后，和其他逃过一劫的村民继续抢救被埋人员，把二次坍塌中被埋的村民赵德存救了出来。当晚，村民含泪刨挖，找到12具尸体，其中抢险者9人。1951年3月26日，赵计娃、赵彦贵等村民出资，在村上立碑一块，这一事迹被记载于《千阳县志》。

如今，村民在土窑原址栽种的椿树已有碗口粗，在初春时节萌发出嫩芽。千阳地方文化爱好者王艾迎说：“村民奋力救人的故事，教育着年轻一代努力向善、勇敢团结，他们舍己救人的义举，是三泉村的精神财富。”



王堡村石碑 危难之际护同胞

本报记者 张琼

日前，记者在凤翔区陈村镇王堡村见到一通石碑(见右图)，较之于一些明清时代的古碑，它的“年龄”显得很小，仅立了7年时间。但是，这通新碑却被村民们视作珍宝，为何？原来，这通石碑纪念了一件很有意义的村庄往事——抗日战争时期八百多名郑州流亡师生曾在村里避难、学习生活近两年。

细读石碑碑文，落款有王堡村、郑州市第五中学同立的字样，碑后有“遗址”二字。在村民的讲述和《风雨桃李情——郑州难童学校暨圣德中学回忆录》等资料的记述下，王堡村尊师重教、爱护同胞的故事得以浮现。1944年4月，日本入侵郑州，郑州难童学校

暨圣德中学(郑州市第五中学前身)八百余名师生处境危险，这些学生是从几个难民所集中起来的流亡儿童。当年4月18日，校长吴惠民带着全校师生立即撤离，流亡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仅六七岁。流亡途中，师生们曾遇到敌人的追击，也曾忍受饥饿、寒冷和恐惧，几经艰险和辗转，师生终于在当年6月落脚凤翔王堡村。

村民张万辉听父母讲，流亡学生校本部就设在自家的大院里，当时，张家大院有七八个大院子，屋舍200多间，解决了八成师生的住宿问题，剩下的学生住在庆照寺或乡亲们的家中。当时，学校复课后条件艰苦，乡亲们对师生十分照顾。村子东北处有座破庙

叫庆照寺，圣德中学初中部的男生住在那儿，当地乡亲多次提醒师生，庆照寺附近狼比较多，常在夜间出来，要多加防备。但孩子们没见过狼，便不觉得害怕，晚上开着窗睡觉，直到亲眼见到两名同学被狼咬伤，才意识到狼的可怕。为保护孩子们，老师和乡亲们一起搞打狼行动，破坏了附近的狼窝，自此孩子们终于睡上了安稳觉……像这样的事还有很多。日本投降后，1946年2月18日，师生们离开王堡村准备返回家乡，乡亲们追着师生们的队伍送了一程又一程。

“这些年来，几乎每年都有几位河南老人来村里看望乡亲们，寻找当年学习生活过的地方。”张万辉说，如今张家大院不存在了，农村面貌已焕然一新，为纪念这段往事，2015年村上便立起了这块碑子。虽然碑子是块新碑，但村民时常去看它，并给它披上红被面，彰显了村民对这段历史的珍视。



“这块碑是曾祖父强镇川先生的德教碑，强镇川是六川店村人，清朝时选中拔贡。”4月13日，金台区硤石镇六川店村人强文自豪地介绍道，顺着他的指引，笔者看到这块矗立在村道旁边的青石碑，碑身两米多高，镌刻着“强镇川先生德教记”几个楷书题字。

来到六川店村，六川河蜿蜒流淌，绿水青山间一幢幢现代民居错落有致、整齐排列，一幅山水田园画卷呈现在笔者眼前。我们看到，这块青石碑正面刻有“……金台书院主讲强镇川老夫子德教碑”等十几个大字，碑文上有“先生姓强名振志字杰生镇川其号也”“世居县西之陆川里”“民国初年地方多事……”等文字。强文介绍，强镇川生于1857年，名振志，字杰生，号镇川，40岁考为拔贡，任四川直隶州州判，但强镇川并没有赴任。1900年，强镇川在金台书院掌院7年，担任主讲和山长。教学期间，学识渊博的强镇川教导有方，深受同僚尊敬、学生爱戴。

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件令当地老百姓感动的事。1900年关中大旱，西府处处粮食歉收甚至绝收，老百姓靠挖草根、剥树皮填充肚子。心系百姓的强镇川目睹此情此景，立刻上书官府救灾，获得了官民一致赞同，于是公推他主持赈灾工作。强镇川领导劝赈救灾工作，救灾民于水火。他凡事亲力亲为，事事从百姓立场出发，不纳一钱，清正廉洁，这种爱民作风受到百姓称赞，老百姓对他十分敬重。在强先生六十花甲大寿之际，学生及同仁为其竖立此碑以彰其德。1930年，强镇川因病逝世。

“强镇川先生的德教碑是六川店村人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。强镇川心里有群众，群众心里有强镇川。2013年，石碑被运回村上竖立后，六川店村村民常常到石碑前纪念他。”村民王小成说。

六川店村石碑

毛丽娜

爱民之人民爱之